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齊姜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櫨。杜梓以自為櫬與頌琴。杜櫬

棺也。頌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杜穆姜成公母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

不哲矣。杜言且姜氏君之妣也。杜襄公適母詩曰：再引

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杜襄公適母詩曰：再引

妙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佳得妙杜烝進也畀

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魏禧曰子孫之事祖與父視此矣人有不葬祖而先葬父者俗儒且以為情所當然甚哉

城虎牢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此却有理。杜謂郢非異人任寡人

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杜盟誓之言。○甚是而後其誰

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謂免我身不叛楚我死則。秋七

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杜攝子駟為政。杜為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杜伐喪。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亦是杜。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會于戚。謀鄭故

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張洽曰。彭城非宋有。

也。霸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霸主當討，口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矢。

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杜：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

杞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杜：三國屬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杜：言復憂齊叛。此時齊之弱甚矣。○瑩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杜：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杜：請齊人應命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杜：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杜：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

杜：傳言苟瑩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

夫皆會。杜：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

杜如孟獻子之謀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漢爲成臯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地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于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魏禧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偪之春秋多用此法

晉爲吳合諸侯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

杜鄭服在前年

將合諸侯使士匄告

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

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

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郕

而杜水名外杜與士

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

杜吳大夫

如晉辭不

會于雞澤之故

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

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杜以其道遠故使魯



衛先告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趙鵬飛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足成鼎立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凌穉隆曰按晉以楚疆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

內以分楚勢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其謀  
蓋本此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

杜仕致

晉侯問嗣焉

杜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

立之而卒

杜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杜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

職歟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杜赤職之子伯華

於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杜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杜屬也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

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杜林官亦位耳文勢之變

建一官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

杜詩小雅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祁奚有焉。

魏世微曰：小人以舉仇爲難，君子以舉子爲尤難。仇而才，不但存大公之心者能之，稍能克已者即能之；子則有自譽之嫌，而撓上下之疑，嫉來讒慝之口，使非奚之忠而無我悼公之賢而不猜，安能如此。

彭家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祁大夫內舉不失親，外舉不棄仇，其風尚矣。非公忠體國心無私累，能如是乎？後世如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舉謝元、曹彬之舉曹瑋，皆由是道歟！美開于先，風動于後，故

可行其意而不疑也

魏絳上書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

杜陳次也戶郎反

於曲梁

林晉地

魏絳戮其

僕

杜御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林為我執勿失

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林自來陳其辭狀

何辱

命焉

杜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明其不逃亦可謂最善立言

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

杜晉侯御僕

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脫無此二人一止可惜誤殺一賢臣

成賢君一莫大之過嘗念孝宗于李勉羅汝敬事揚夏惜諸大臣進不强諫退不補牘令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林懼不討而有死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世魏

又以此罪累及揚干。本無罪。可引從。不能致。敢有不

訓立說。可謂最善。引罪亦可謂最善。解罪者。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杜致尸于司公。

跌而出。林悼公感悟。乃匆遽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以絳為重過。敢以為請。杜請使無死

可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林反自難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杜羣臣族會今欲顯張老為中軍司馬。

杜代士富杜士會杜為候奄杜代張老

魏禧曰謝罪之言柔而勁悔過之言切而婉如此君臣可歌可泣

魏世儼曰趙奢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如絳之為而行之過峻未免策士之習若平原始欲殺奢終以為賢薦用之不愧悼公矣

伊侃曰人主殺彊項之臣大抵申救者激成之益盛怒之下力爭其無罪殺之有惡名是猶以水濟水也



欲其霽顏認過豈可得哉赤不辨絳之無罪且下有  
罪二字又曰不避難不逃刑然絳之賢即可見雖暴  
主聞之氣漸平矣况悼公乎

穆叔拜鹿鳴

穆叔

杜叔

如晉報知武子之聘

杜元

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

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

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遇渠杜

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

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三拜

杜小雅之首鹿鳴四

杜皇皇者華林每歌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一曲則穆叔一拜謝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杜薦

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

杜伯牧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

杜興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作樂。

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杜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

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杜詩

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

杜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

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於忠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

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杜林言訪問善咨親為詢

杜問親咨

禮為度。

杜問

咨事為諏。

杜問

咨難為謀。

杜問

臣獲五善。

禮宜

政事

惠難

杜謫詢敢不重拜

魏禧曰古人不苟如此所以自處亦所以啟大國之敬○按甯武子來聘爲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私問焉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一語尤佳

魏世儼曰凡使敵國惟用典禮則人心自服小國猶可取重於大國況勢均力敵者乎韓愈氏所謂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也然子產毀晉客館之垣以納車馬亦足取重非執政之賢當不免矣

匠慶用蒲圃之櫨

秋定如薨不殯於廟無櫨不虞

林祭也杜櫨親身棺季孫以定如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

匠慶

杜魯大匠

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

杜

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

杜

慢其母不終事君

道君長誰受其咎

呂夷簡於李宸妃祖此

初季孫為已樹六櫨於

蒲圃東門之外

杜

欲自

匠慶請木

杜

為定如作櫨

季孫曰畧

杜

以道取

匠慶用蒲圃

之櫨

季孫不御

杜

止

君子曰志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林

此言季文子始則無禮於穆姜取

其櫨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其樹

櫨以葬定如○禧按季孫曰畧即是無禮所謂商鞅作

法自斃○魏世儼曰匠慶可謂忠於季氏矣諫文子則  
曰君長誰受其咎繼畧所樹之楨林氏謂文子無禮於  
穆姜而匠慶亦無禮  
於季孫豈其然哉

魏絳和戎

無終

杜山戎國名

子也

林爵

嘉父

林其君名

使孟樂

杜使其臣

如晉因魏

莊子

絳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杜欲戎

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

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大義深算盡此數語後世喜邊功者全不知此

戎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國策海大魚同此語聳而不盡亦進言一法

夏訓

有之曰有窮后羿

杜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號

公曰后羿何如

杜怪其言

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仕居反

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杜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

立羿遂代相號曰

恃其射也

杜羿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於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莫邦反

園

杜四子皆賢臣

而用寒浞

仕角

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林伯明氏好讒之子弟

彭乃

士望曰時晉悼必有嬖臣引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林夷羿之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

古今竊國秘計

愚弄其民

杜欺

而虞羿於田

杜樂之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杜信浞詐

羿猶不悛

杜改

也七將歸自田

杜羿獵還

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林羿之家衆爲



浞殺羿而烹煮之以其子不忍食諸奴于窮門杜殺之

靡杜夏遺臣奔有鬲杜國名今平原兩縣氏梁公郭汾陽合為一人○狄浞

因羿室杜就其妻妾生澆五弔反及豷許器反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杜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

后相處澆於過處豷於戈杜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林斟灌斟鄩餘民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夏后少康滅澆相之子

於過后杼杜少康子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杜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

之失人故也昔周辛甲杜周武王太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杜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杜掌之箴曰芒芒禹

左傳經世鈔卷十一和戎二十四

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杜開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杜人神各有在帝夷羿冒於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杜猶數也林有國家

一段俱暗諫好田此四用不恢於夏家杜井好武有夏

之獸臣杜虞司原敢告僕夫杜不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杜及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趙充國上方畧似此然和戎

若漢唐和親直是苟且卑戎狄荐杜聚居貴貨易杜猶

土土可賈焉杜按謂可以財物一也邊鄙不聳民狎杜

賈易者舊註非

懼也。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申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

看他又插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鑒戎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由以時。杜傳言

用善。十一年。晉及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

師蠲。杜皆樂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杜廣軌皆兵車名。淳

各一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歌鐘二肆。杜列

鐘十六為一肆。及其鑄磬。杜皆樂器女樂二八。杜十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在

左傳卷十一和成三十五

○魏世微曰和戎以正諸華似以末舉本矣然時務有  
緩急本末亦非一定惟主治者善用之戰國趙武靈頗  
得此意○鍾惺曰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孔八年之中九  
明伐南中而後窺中原先著後著皆如此  
合諸侯杜謂五年會威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  
會邢邱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粗又伐鄭成虎牢  
十一年同盟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城北又會蕭魚  
賜樂辭樂君臣  
各盡其道如此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不居功賢矣頌不忘規  
忠臣愛君無已如此  
詩曰杜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便便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

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  
納不能濟河。林晉有戎患。則日虞四境之。狎狎。不能濟河。而南服鄭。杜夫賞國之典。  
也。藏在盟府。杜司盟之府。林君不可廢。而不可廢。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杜用臣不可廢。而不可廢。杜受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夫禮大  
樂則賜

魏禧曰。靡以夏臣事。昇優游。歷年之久。必有陰圖復  
國而不能者。其奔有鬲。亦必知鬲之可有為也。敢終

滅浞而立少康但浞已全有夏土篡王已四十年勢  
大根深而靡收二國之燼何以滅浞惜其因時濟變  
妙用不傳此古今事仇第一忠臣第一能人後世奈  
何以管魏藉口哉至若狄梁公以口舌反唐祚呂好  
問以蠟事通國情用心畧同而事之難易功之大小  
相去百十矣○又按羿逐相八年而浞殺羿靡遂奔  
有鬲又十八年而浞殺相又四十年而靡滅浞計靡  
爲夏臣則當羿逐相時年極少不下二十更歷六十  
六年始成中興之功則靡亦將九十矣期耄之年猶

能成此奇功始歎古今純忠之臣蒙面事仇計圖後  
舉事勢未就中道阻喪而被不義之名冒不白之冤  
於千古者必有其人可爲傷心然州吁不殺則石碯  
必不歿不滅則靡必不歿忠誠之至貫天地感鬼  
神固必有以全其壽命而成其功名也與○此當與  
論石碯任安世問一段參看

魏世倣曰有窮后羿而下絕不再及和戎只將虞獸  
博衍出一大段文字以好田二字點正再接和戎收  
束絕好格法

孔尚典曰悼公和戎以服諸侯及諸侯服而戎愈不敢叛此即孔明先服南中後謀中原之謀也余謂巫臣教吳害楚時使子反等見巫臣書即遣使重幣以和吳宣布巫臣之罪則可無一歲七奔命之患安在不可與晉敵哉故羣雄並立必擇小弱者與之和好而後并力以摧彊大彊大既服則小弱自歸孔明攻魏而和吳非忘吳也蓋以魏既滅取吳如囊中物耳明太祖當陳友諒張士誠並起之際遣使通好士誠亦是此意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

杜具也。

家器爲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此知諸葛公之賢不

在三百頃田八百株桑也。以爲不使有餘財。負陛下者亦猶自比管樂公之謙退如是爾。

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  
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凌穉隆曰行父奸深忌刻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  
以專魯國之政雖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小廉曲謹何  
足道哉

魏禧曰文子儉樸而推恩於人且曰聞以德榮爲國

華不聞以妾與馬唐李聽盛服玩或曰家聲在人若  
示衰薄何以見公忠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此二說  
者各有其義當文子時宜爲文子當聽時宜爲聽然  
後世士大夫爲聽者多爲文子者少即有爲文子者  
馬不粟妾不帛而念國人父兄者少其藏金玉重器  
備則又甚多也予嘗謂士大夫身服粗糲而家富資  
產雖儉德無足取已○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及平  
桓則富於周公又不逮前人多矣

魏世儼曰陳無宇厚施於民而竊齊國季孫行父恭

儉而得魯政齊魯之君一失其柄則無非田季之黨  
矣惟公孫歸父不黨行父行父宣言於朝而使逐之  
謂行父之忠於公室則未也觀臧宣叔聞林父之言  
怒且謂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然則仲遂黨行父逐  
東門氏顯然可見

彭家屏曰易曰君子用過乎儉書曰克儉于家儉美  
德也而自上風之斯從風者衆矣季文子相魯而子  
服之妾衣大布馬食莠稂楊綰相唐制下之日郭公  
減聲樂京兆省騶從中丞毀第舍若景之從表鼓之

應桴轉移之機其速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審能敦行  
節儉爲天下先安在既流之俗不可去華而就樸哉  
夫世之所以日逐於奢者心有所艷爭以是爲榮也  
而律之以聖賢之道則可羞吝矣苟知爲可恥何故  
竭力以事之是在有以動之耳

魏禧曰隋  
克陳先歲  
歲揚兵江  
上同此

# 莒滅鄆齊侯滅萊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杜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情之而慢莒故滅之

晉人以鄆

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

侯滅萊萊恃謀也

杜賂風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

杜取之法而遂圍萊

杜子國聘在五年

以僞萊至五年四月

甲寅堙之環城傳

附於堞

杜女塙也塙土

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及杞桓公卒之月

杜此年

乙未主湫

反子小

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

邑三人率別

齊師大敗之于未入萊萊共公浮柔

共公名

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林莒附齊故四月陳無宇

獻萊宗器于襄宮。杜無字桓子陳完元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杜遷萊于郕國高厚杜高厚固子崔杼定

其田。杜定其疆界

魏禧曰莒人滅鄆公穀皆以為立其出而胡傳復以

黃歇呂不韋釋舍鄆罪莒之義夫黃呂陰為不義小

人之尤者鄆人欲立莒甥而莒人能拒則非大賢不

能矣舍鄆罪莒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為正

魏世儼曰唐恃吳以入郢楚未復國而唐先滅江黃

恃齊亦滅蓋恃則必驕驕則無備無備則未有不敗者莫敖敗于羅雋公敗于小邾自恃且不可况恃人乎



穆子請立韓起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

杜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

有

廢疾將立之

杜代厥為卿

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杜詩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杜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不才讓其

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可乎請立起也

杜起其弟宣子也與田蘇

杜晉游而曰好

仁

杜蘇言起好仁○人之當交賢人如此賢人之言足重如此○彭士望曰春秋已重鄉評開月且中正之

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杜靖安也

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恤民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為德

杜靖共爾位所以恤民

正直為正

杜正心

正曲為直

杜正人曲

參和

為仁

杜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

林使起為卿而朝于君

遂老

杜厥致仕

晉侯謂韓

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林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為師長也

魏禧曰穆子以廢疾讓弟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

乎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者無所私利晉

侯謂無忌仁知言哉

魏世儼曰城濮之役使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枝

軫居之不疑無忌讓起而起亦然古人於朋友兄弟

讓則不辭受則不讓君父亦遂聽之所以異於末世也

鄭侵蔡從楚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杜子耳欲以求媚於晉獲蔡司馬公

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

杜子國不順杜不順曰後數十年事明

如指掌而乃出自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童子之口何哉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杜

師行軍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范丈子賁士句

之命氣紗帽氣往往不中用如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此然此語却別有可用處林果如子子駟子國子國何顏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伊侃曰王半山與程明道論新法王旁揭婦人冠出曰第須殺韓琦當所耳子國數語正是半

左傳經世鈔卷十一 鄭俊恭一 二十五

居表反。子展欲待晉。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

林黃河水濁一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兆卜詢謀也職

千年而一清多則競作羅網。謀之多族。杜衆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似是而非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杜晉楚

哀哉謀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子展見識小所以事太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杜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

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

會邢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杜言失信得親我。

無成。林晉以鄭為同姓。杜楚欲以鄭為鄙。不

可從也。杜言子驪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必確雨必字見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杜子聞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杜二語老成壯猷。不亦可乎。子驪曰。詩

云。杜小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請

從楚。駢杜子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

此一告少通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

杜鄭大夫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歿亡者非其父兄即其

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

杜鄭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

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責

無而即安於楚林就便安受盟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若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預為明年  
晉伐鄭傳



宋災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杜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

為備火之政

使伯氏司里

杜伯氏宋大夫司里宰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

林小屋易徹故徹之以以開火道

陳畚揭具綆缶

杜

簣籠揭土舉綆汲索缶汲器○畚音本反備水器之屬

量輕重

杜計人

蓄水潦

老

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

杜巡行也

丈度也行度守備

表火道

杜火起則從其趣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

徒

杜臣華元子為司徒正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杜隧正官

名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杜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杜向戌左師

使樂端

市專反

庀刑器亦如之

杜樂造司寇刑器刑書林亦具其官屬如左右師

使臯鄖

云

命校正出馬主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杜臯皇

父克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

杜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

典

令司宮巷伯儆宮

杜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令四鄉

正敬享

杜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

祝宗用馬於

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杜祝太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

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晉侯問於士弱

澤濁之子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杜問宋何

莊子也

故自天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竹反又以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杜古之火正掌火有

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

食於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於鶉火之柳星季春

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

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

謂內陶唐氏之火正閼于葛伯居商邱杜陶唐堯有天子

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邱主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辰大火也今為宋星商邱在宋地杜相土契孫商之

內杜謂出相反亮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相土契孫商之

後居商邱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祀大火杜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杜閼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公曰

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林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

則禍亂生，殊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孔穎達曰：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庇羣臣。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庇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

魏禧曰：於火政知古大臣之遇災不苟於公問，知古人君之遇事好學於士弱之對火災，知近臣掩過之

足惡於對國亂無象知亂世災祥之無憑

穆姜論占

穆姜薨於東宮

杜公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

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三杜艮下艮上艮周禮太卜掌三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林遇艮之八前說

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

艮之隨益五爻皆變惟二爻不變愚按乾父七九坤父

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父用九而不用七坤父用六而

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

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變而為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

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史曰是

為少陰不變文公之說直發明先儒所未到

謂艮之隨三三三杜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

此變卦蓋艮五隨其出也林史謂隨非閉固君必速出

又皆變為隨

左傳經世妙義卷十一論占一

林君謂移姜姜曰亡也杜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

咎亦以象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

則為淫而相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姣不可謂貞林婦人卑於丈夫固在有四德者隨

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數語是千古論占之法與

三卿為主可謂衆矣理同

妙凡凶人及行惡事而得吉占者皆不可不知此

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歿於

此弗得出矣

杜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歿而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彭士望曰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後事能悔但當事把捉不住耳穆姜巫臣滔滔皆是

魏世儼曰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極其才智幾於易姓受命穆姜脅公去季孟之言殊無着數豈得以論占為聰明哉



彭家屏曰嘗考穆姜移宮之占益知易之體無定而用無方也凶人得吉卦無德以勝之雖吉得凶也吉人得吉卦宜可受福矣尤必戒謹恐懼至誠不二守正不回以俟休命之自至故彖爻之凡言吉者必先言貞言孚言惕言厲也不然雖吉亦凶也聖人垂戒之義深矣哉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雅

苦田反林秦大夫

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林隨人所能各以其類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

杜猶宜也

其卿讓於善其

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

杜種曰農收曰穡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

杜四民不雜

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

政

四段敘法林代韓厥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

中軍

林偃遜匄居已上

使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

杜魴讓起起佐上軍魴佐之

魏絳多功以趙武

為賢而為之佐

林武將新軍而絳佐之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杜尊官相

讓勞職力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杜不及晉國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

于武城

杜楚地

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杜為十年

秦傳

穆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而歸重於將帥之讓賢

尤為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晉楚所以相雄長也

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魏世儼曰孫子所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非

自憐也正所以爲必勝也子囊善於謀國守勝矣歷  
數晉政之美且曰事之而後可亦欲激楚子令諸臣  
各得其使然後再與爭衡惜楚子不悟所以終悼公  
之世而楚不能與爭也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

杜鄭從楚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

從荀瑩士匄門于剗

專門

杜鄭城門也

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杜亦鄭城門

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杜二國從下軍

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

杜表道樹也

甲戌師于汜

杜凡

令於諸侯曰修

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杜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

中肆責圍鄭

杜林

赦宥軍之有過責者而後圍

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

杜荀偃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杜恐楚救鄭知武子荀瑩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杜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杜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杜爭當以謀大勞未艾杜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杜子騂公子發杜子發

公子嘉杜子孔公孫輒杜子耳公孫蠆杜子物公孫舍之杜子矯

及其大夫門子杜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杜士弱

為載書杜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與晉定盟如愚所云

者正在此時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

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杜預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數語亦能應變。荀偃曰。改載書。杜預

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杜遂兩用載書

穆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屈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子駢輩乃欲唯禮與彊。是從夫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楚皆彊。並從則難。鄭人於是為無信矣。

凌穉隆曰。按秦侵晉。晉以饑弗報。而鄭方服楚。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蓋報秦。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忽於其所可緩也。



魏禧曰鄭介晉楚二國交伐至於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可謂憊矣守信受兵背盟亦受兵然則如何而可曰當鄭之與晉盟也曰小國不幸介於兩大從君則楚必加師從楚則君必加師鄭唯有亡而已今鄭既以義從君請與君盟曰君退而楚師至必告急於大國凡幾日而達晉幾日出師幾日至鄭之城下共以幾日爲期鄭敢嚴兵守國以待君不及期君師未至而背晉從楚者鄭受其罪過期君師不至是鄭力殫而從楚也大國不得加兵矣從楚之盟亦如之或曰

鄭宜從其正者晉爲中夏且周親守晉絕楚可也夫  
從晉雖正而楚甚彊晉蓋有畏楚而不敢救者矣然  
則先從晉焉其可吳正名問曰鄭與晉盟矣楚來伐  
未及期晉師不至而楚急攻國且危奈何曰使告於  
楚師曰晉與吾盟曰大國之至必遣使以爲鄭講有  
期日矣踰期而晉不至則鄭成於大國無罪也願大  
國哀鄭之民人徼福於先祖無急攻鄭晉師至大國  
爲鄭請命焉大國必勝鄭之從楚蔑有二矣晉畏大  
國之彊而不敢踰期而不至則鄭請服晉不得加

兵是鄭長爲楚外臣也不然大國去而晉師來守歟  
則怒晉服之則怒楚鄭唯有亡而已如此則楚將不  
急攻楚不聽而鄭破雖從楚不及期亦可以有辭於  
晉矣

晉悼公息民

晉侯歸

伐鄭未得志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杜施恩惠

輸

積聚以貸。

沐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

之。

彭士望曰晉臣私積齊臣私施一舉而積是第一難事宗戚何以不怨

國無滯積亦無

困人。

難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尤難

所以幣更。

林祈禱於神

以幣易牲

賓以特牲。

杜務

器用不作。

杜因

車服從給。

杜足

以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杜三駕三興師也

十年師于牛首十

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鍾惺曰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看他和戎全非偷安

言言自有主張事事自有本末

彭士望曰晉饑非節儉則就弱矣報秦服楚全在此處○興主未有不儉衛文布衣帛冠終至富盛凡富彊生於勤儉但不宜太刻覈耳知此則可定管商優劣也

魏世倣曰悼公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偪鄭三分四軍以敝楚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使彭越黥布反楚地楚備多力分卒以滅楚隋高潁取陳謂聲言掩襲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不出數年陳人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而陳始困即吳之謀楚亦用三師以肄之故吳卒得入郢也按晉秦爲仇讎楚結秦以害晉吳楚爲仇讎晉結吳以害楚然楚受吳害而晉不受秦害者楚好加兵於吳晉則止守其邊疆至秦師數侵亦不遽圖報復蓋勢敵則力均守易而攻難此主客之勢也楚再伐吳而再敗吳一伐楚而吳即敗秦之于晉亦嘗約楚爲援然侵晉不能大得志於晉即櫟之戰晉敗績者晉士魴少秦師勿備爲庶長鮑武所乘要亦敗其偏師非有覆軍失將如子重子

囊之於吳也其後楚不敢出晉乃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櫟之役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歿卒以無功觀此則彊大之敵非有釁可乘斷不可輕舉輕舉必取敗矣○吳人以庸浦之役來告敗於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蓋以楚之彊大勝不可保一或取敗則前功盡喪此宣子不言之隱也先是晉楚爭鄭時秦景公乞楚師伐晉子囊以晉卿輯睦勸王勿許其識不在宣子下惜乎狃於庸浦之役而驕功輕敵卒以取兵耳

魏世儼曰楚莊王臨終戒諸臣曰無德而強爭諸侯不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若使楚之君臣能守其訓息民之舉先晉而行悼公雖賢卿帥輯睦又何以加於楚哉此足爲古今不守先訓者之戒

彭家屏曰外攘必本內安晉欲抗楚而謀所以息民得本計矣然國有經費務施舍則用不給用不給則國病矣故晉悼之崇儉又惠民之本也史載息民之主無如漢文然惜百金之臺衣皁綈之服後宮無文繡霸陵用瓦器躬行節儉以求國有儲侍卒得除民



田租十年不賦可知欲行愛人之政者其必以節用  
爲先資乎